

專輯

安地斯山的神鷹與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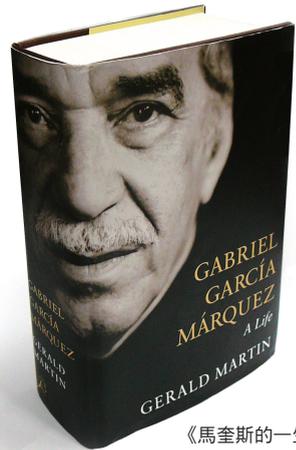
談《馬奎斯的一生》

◎張淑英

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七年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分別為兩部作品重新出版，製作紀念特輯，一部是《吉訶德》四百週年紀念，一部是《百年孤寂》四十週年紀念。《吉訶德》和《百年孤寂》相隔 362 年，這當中，西語文學並非沒有璀璨動人的作品，但更彰顯馬奎斯及其《百年孤寂》在西語學術最高殿堂裡，和賽萬提斯在天平的秤盤上並肩而立的象徵與實質意義。一九九九年我曾撰文寫〈孤寂百年的西語文學？——從《吉訶德》到《百年孤寂》〉試圖呈現書市盱衡西語文學輕重的砝碼；兩年前《百年孤寂》進入全球「文學史經典二十」的名單，這部小說承襲／開創西語文學的動脈似已拍板。

如今八十二歲的馬奎斯，十二年來已有三部傳記耙梳他的一生。分別是薩迪瓦（Dasso Saldívar）所著的《回歸本源——賈西亞·馬奎

斯傳》（1997 年），馬奎斯自傳《訴說人生》（2002 年）和傑拉德·馬汀（Gerald Martin）的《馬奎斯的一生》（*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A life*, 2008）。三部傳記似以接力賽交棒方式，賽程卻是馬拉松。馬奎斯以小說方式寫自傳，從一九二七年寫至一九五五年，側重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歲月。薩迪瓦則從十九世紀末走筆至一九六九年，見證馬奎斯創作的高峰；傑拉德·馬汀像是最後一棒，肩負著整個比賽最終的榮耀。薩迪瓦和傑拉德·馬汀皆以學術方法論著手，哥倫比亞人、政治學專長的薩迪瓦，以政治與社會觀察的筆觸見長；傑拉德·馬汀，匹茲堡大學名譽教授、國際西語文學研究中心主席，左手看西文，右手寫英文，則展現他文學批評的見地與況味，以馬奎斯寫作歷程為主幹，提綱挈領，延展出枝葉扶疏綠意盎然的大樹，涵蓋



《馬奎斯的一生》
(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魔幻現實大師的一生。無庸置疑，傑拉德·馬汀的《馬奎斯的一生》是最完整、最豐厚(原文 664 頁)、將擁有最多讀者的馬奎斯傳記。

《馬奎斯的一生》除了楔子和跋，分為三部分，銜接三個世紀百餘年歲月。第一部從十九世紀末哥倫比亞的「千日戰爭」寫至一九五五年第一部作品《風吹落葉》問世，恰為馬奎斯自傳《訴說人生》的時空；第二部分旅歐見聞、聲援古巴革命、墨西哥逆旅至《百年孤寂》的誕生，則為《回歸本源》的主軸；第三部分從六〇年代末爆炸時期的榮景寫至馬奎斯後續六部精彩絕倫的小說，逐漸反璞歸真，回到寫實的創作，也是傑拉德·馬汀游刃有餘專業的發揮。〈跋〉中敘述二〇〇七年《百年孤寂》四十週年、馬奎斯八十大壽、諾貝爾文學獎二十五週年的盛事，以

「不朽——新的賽萬提斯」為馬奎斯的文學志業與生命下註腳。

誠如傑拉德·馬汀的觀察，馬奎斯已是「世界級的人物」。二十世紀世界文壇名人多為四〇年代、第一世界的健筆；馬奎斯是五〇年代之後的翹楚，來自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百年孤寂》從現代主義跨越到後現代，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擁有最多熱情讀者、最全球化的小說。與文化他者相較，異質處自然涇渭分明，聚焦西語文壇，馬奎斯依然與眾不同。他的作品(光是名稱便叫人神迷)、人物、地理空間……都已轉化成符號或隱喻，被挪用為文化詮釋的代名詞。例如，拉丁美洲新世代作家以「馬康多世代」自詡／許，卻又陷入布魯姆(Harold Bloom)《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的擔憂，既期待承襲「魔幻現實」的文華，

又希冀突破它的窳窳。拉美知名作家如波赫士、尤薩、富恩特斯、帕斯……，他們的思維與作品展現放眼全球的寬度與高度，下筆也揮灑出歐美文化影響的痕跡，而馬奎斯，在那萬花筒中依然濃縮成那屬於拉丁、本土、傳統、純粹的光芒。他們對政治的熱情與關懷一個比一個強烈，五十年前聲援古巴革命，支持卡斯楚的文人四巨頭（柯達薩、尤薩、富恩特斯），如今只剩馬奎斯依然肝膽相照。馬奎斯的政治態度彷彿是歐美的絕緣體，拉丁美洲的瞬間接著劑。

若從馬奎斯的寫作歷程來閱讀傑拉德·馬汀這本傳記，第一部分是種子（素材），第二部分是果實，第三部分是優質嫁接。馬奎斯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二年十二年間撰寫的短篇、中篇小說，例如《邪惡時刻》、《風吹落葉》、《沒人寫信給上校》、《大媽的葬禮》等作品堪稱是匯聚《百年孤寂》這個大洋的百川。布恩迪亞（「好日子」之意）上校家族和「馬康多」家園從這些短篇小說中誕生。《百年孤寂》是拉丁美洲的國家寓言／預言，從一個烏托邦（前哥倫布時期的恬靜田園「阿卡迪亞」Arcadia）走向殖民勢力的蹂躪與毀滅。權力與獨裁讓淨土變成孤寂、無父的城邦。這些作品的醞釀經歷了哥倫比亞的千日

戰爭、一九四八年政治暗殺引起暴動（「波哥大衝擊」，Bogotazo）、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的「暴力期」（La Violencia）以及一九四八至一九六〇年的內戰。正如馬奎斯所言：「脫離西班牙獨立，並沒有讓我們脫離瘋癲和痴呆」。拉丁美洲孤寂的「結」在於獨裁、暴力、政變、死亡、失蹤、流亡層出不窮的悲劇。

《百年孤寂》之後的作品則是優質嫁接，萃取當中的故事再衍生出另一個新天地。馬奎斯自《百年孤寂》的光環中跳出，拉丁美洲的世界也如知名學者達諾·蕭（Donald L. Shaw）的觀察：「逐漸從悲情轉向希望」。《獨裁者的秋天》（1975）從年老力衰的獨裁者的衰頹看到未來新生的曙光：「他不解的是那解放的自由之樂、那歡欣的煙火、榮耀的鐘聲（獨裁者已死），都是在向世界宣布一個好消息，那萬劫不復的人類災難已經終結。」《預知死亡紀事》（1981）則是中篇小說經典作，每個細節織補得天衣無縫，也是馬奎斯譏諷群眾面對權力／暴力——「給我一個偏見，我將撼動這個世界」的無知與瘡痍的悲哀。《愛在瘟疫蔓延時》（1985）戰爭無情、愛情無價、此情可待成永恆的真諦，魔幻現實時期的枯萎的愛逐漸甦醒。《迷宮中的將軍》

(1989)一反官方說法，揶揄英雄玻利瓦爾的落寞與挫敗，千古風流人物轉眼成灰的平凡。《愛與魔鬼》(1994)回到十八世紀宗教的禁忌，《刺鳥》再現的悲劇，烘托老少配的題材(36歲神父與12歲少女)。《悲情煙花女的回憶》(2004)更將男女年齡差距擴大(90歲老翁與14歲少女)，像是《藝妓回憶錄》的片段縮影。傑拉德·馬汀在馬奎斯超過一甲子的創作歷程中，提供我們他長期研究、閱讀，以及超過三百次各式各樣的訪談的一手資料。

馬奎斯少點波赫士、柯達薩奇幻文學的冷峻理智，沒有尤薩政治交鋒的硬度犀利，比富恩特斯的愛情可以嚮往憐惜，點綴了聶魯達一樣的詩意畫意和澎湃的史詩。這些文人相對是中文讀者熟悉的西語作家回到華文世界，回顧十多年前八〇到九〇年代的台灣，拉丁美洲文學掀起一股熱潮、馬奎斯尤然，讓文壇為之應風披靡。姑且不談創作是否受影響，只以「熱情的讀者」來看待，曾撰文或其他管道表示「馬迷」者：平路、李昂、張

大春、朱天心、林耀德、宋澤萊、郝譽翔、駱以軍……等等；西語學術界之外，英美文學、中文學門以馬奎斯等拉美作家為研究主題者亦所在都有；也有親自踏上旅程，追尋馬康多的故鄉者(王浩威)。大陸作家，電影工作者(莫言、韓少功、扎西達娃、夏明、李少紅……等中、青壯派)更坦言拉美作家對自己作品的影響。拉丁美洲與中國民主的蛻變與發展，有許多借鏡的軌跡，端看李少紅從《預知死亡紀事》的靈感拍成的《血色清晨》(1990)，兼以暗喻天安門事件，就足以看出這股魔幻現實西風東漸的聲勢與魅力，以及兩地共通的性別政治與傳統信仰。

馬奎斯在《訴說人生》裡開宗明義說：「生命不是一個人活過的歲月，而是他所記得、以什麼方式記得而訴說出來的人生」。他以小說的方式訴說他所記得的人生，讓每個讀者咀嚼出不一樣的滋味，留下不一樣的溫度和刻痕。他和他的作品像安地斯山的神鷹飛到世界各地棲息，傑拉德·馬汀的《馬奎斯的一生》則是他翱翔的大山，棲息的基石。✎

張淑英

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研究所畢業。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專長領域為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學／文化研究，中西筆譯理論與應用等。譯有《杜瓦特家族》、《亞卡利亞之旅》、《紙房子裡的人》、《金龍王國》(合譯)、《消逝的天鵝》、《魯佛小說選》、《解剖師與性感帶》；西譯《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著，西班牙 Visor Libros 出版)等作品。